

希古堂集

希古堂文乙集卷第五

南海 譚宗浚 叔裕

讀後漢書鄧禹等傳書後

聞之召雲者龍命呂者律融風始動則遊魚上冰素秋
爰屆則鷹隼奮擊故上有龕亂之主則下有桓穢之臣
被飭前謨熙曜往古尙已然或狗功見忌則蒯通進謀
烏喙貽書則范蠡求退猜嫌之隙易起功名之際宜然
求其刀鋸靡加鼎鐘無替分榮榷楯約誓山河者則惟
東京一朝爲不可幾及焉嘗考兩漢初興肇基二祖高
帝以雄才大略崛起布衣信越割據於雄封綰豨憑恃

於舊好功大則疑於不賞位高則易以相凌芟滅誅夷亦固其所至於光武則不然時則天命有徵人心漸屬三戶之眾自足亡秦一旅之師無難復夏取之者如火振之者如撥豶奮臂一呼天下應響其得之也易故無赫赫之勳其守之也堅故無搖動之患視夫固陵期會先待諸軍廣武相持動經累月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且也推布腹心明見萬里如祭遵臥疾許賜蓋茵馮異來朝特頒珍寶斯待之者有恩也王梁以治水而被譴鄧禹以挫師而免侯斯裁之者有法也吳漢之移軍而戒其輕進寇恂之私憾而勅其解嫌斯馭之者有方也

然後錫榮封於赤壤講要道於衢宮於樂鐘簾委蛇章
烏剖犬牙而裂地攀龍鱗而建功刑馬之盟靡聞爽約
珥貂之寵咸徵貴仕嗚呼盛矣且夫以屠狗販繒之輩
膺析圭擔爵之榮恃其趨趨之功恆有缺缺之望故勢
偏則彊梁易起寵衰則伊鬱常聞陽夏連兵詭謀漸露
貫高行逆陰計常多而諸臣者獨能躬躬自持抑抑如
畏退讓之志比蹤趙文儒雅之烈同符卻縠坐帳幄而
論典投金戈而述學此則灌滕武略難參綿蕞之儀終
賈雄才未樹伊吾之績斯亦韜鈴之獨擅簡冊所希聞
也嗟乎屬鏤有賜空悲壯士之心鐘室沈冤易短功臣

之氣勛名之地善處爲難不然者以光武之身歷艱危
治成嚴急降表遲而馮衍廢詔獄下而戴涉誅侯霸且
戕桓譚終擯彼其駕馭得宜固非徒事實博者比也然
則控制之機轉移之術顧不繫於其人哉

恭擬平定髮逆擒逆頌

并序

臣聞三辰繫象紫庭臨拱衛之垣萬派朝宗碧澗萃歸
流之勢是以圓顛方趾共隸帡幪沙度繩行咸輸琛賚
其有脩蛇肆孽封豕爲災思梗化於堯年幸稽誅於禹
服鯤溟久靖偏揚浩沔於洪波鼇極常清獨煽瀾漫於
妖霧包獍心而反噬恃螳臂而自矜宜雍獮之靡遺實

翦除之待亟已欽惟

皇帝陛下鼎位凝庥乾維御宇均五方於鶴几協氣旁
流齊七政於雞渾仁風載暢凡自長榆而外蟠木以南
封離之三十六區爰劍之四十餘族莫不奉函競進解
辯來歸叨整綬以增榮飲朱提而被德憍陳如之遣使
隔鳶海以輸誠吐谷設之來朝詣螭坳而怵舞況復雄
州緊縣赤墮青墟原軒畫所曾區實義圖所並治者哉
乃有髮逆洪秀全者鼈合游魂蛙聲小醜擾攘湘鄂占
據江淮幾同跋尾之狼殆類拖腸之鼠始則鳴狐惑眾
等陳涉以揭竿繼則妖鳥呼羣效董昌而僭號捻逆張

落刑性猶虺蝎迹則駉蛩業同炁母之生心頗藉夜郎
而自大闕宣嘯聚藪澤潛藏朱粲刳屠村墟殆盡並復
且前且卻或縱或擒連雞每巧於結營狡兔自矜其置
窟黑山別帥各欲逞其驍雄赤火真人遽欲援於妖讖
實兇殘之已極原稔惡之宜誅梟鳴社而將亡糜入營
而易破此則洞庭負固未容或格以虞干韋顧憑陵必
待特伸乎湯鉞者也我

文宗顯皇帝珠鈐授錄玉帳施謀倍塵推轂之心仍重
覆甌之下

特命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辦軍務周山圖練知兵事合

拜元戎郭知運夙具壯謀仍充總管誓鑿凶門而獨出
擬營方陳而直前雖期十日之誅未見三年之克我
皇上鍾祥翠水纂祚丹陵格六鳳以行天馭雙龍而踐
極

玉音遞降頻諮剋進於師期

銅禁深居獨覽指陳於封事時則督辦軍務浙江巡撫
曾國荃氣憤凌雲忠還貫日胡僧祐羽儀鼓蓋並覺精
明馬仙琕帷幕衾屏咸皆備具沈白馬而誓眾騎黃駒
以入軍摩挲笑指於鞞刀警備仍防乎櫓井提督蕭孚
泗水師提督黃翼升總兵李臣典等或望著三明或聲

馳八鎮射樓焚而著矢拔行粟以開營見桓康者敢事
俯張聞崔楷者端難解廌王廣之願求節馬壯氣可知
侯安都自得臂鷹威名共憚隨營義勇及湘楚各軍等
則鷓鴣部曲慷慨臨戎鷓鴣才人倉皇捧檄袒肩上騎
跣足入船彎宛轉之良弓斫楫欄之大紲跳矛被甲誰
當郭默之鋒把稍拔刀夙是耿豪之志於是連輜遞進
鼓鑿長驅雨驟風馳雲屯霧合連錢萬隊飛黃茲白之
羣椽杙千艘挾電凌波之號弩名霹靂震玉虎以晨驚
刀號逡巡聽銅龍而夜吼始平皖口繼克吳淞欣勝算
之獨操擬長圍之遂合堅巢迭破全摧落雁之都烈焰

轟翻盡掃野豬之艦偽嗣洪福瑱危同幕燕據恃城狐
呂光亡而呂纂仍存李特死而李流擅立秦城塗漆未
易輕攀蜀峽連緬原難直進憑其窟穴老我兵戎曾無
集泮之懷翻作負嵎之勢爲書是縱尙期坐致於援師
馬褐難濡輒欲自矜乎掩襲我軍牙璋繼調彈羽紛馳
砰訇而林壑飛騰叱咤則江河震盪楊公則矢穿榻上
鎮定自如王鎮惡稍裂手中驍騰愈奮以某月日進軍
龍膊子山等處時也堅碣限日絕壁憑天旌旗蔽地而
爭來戈戟拓山而遽上裹羶遞入如登劍閣之峯拔幟
先呼直擣宜陽之郭白棓橫進銀槍迭揮著翅皆飛張

拳互搏雖復灌夫入壁傷體重蘇周泰斫營癡痕遍積
未足以喻其險也未足以擬其勞也然後渠答爭投梯
衝亂舞造巢車而俯瞰平臨殷玉之營鑿地道以潛通
直抵杜稜之帳彭排遞落鐵礮驚摧無妨九拒而九攻
奚異八戰而八克樓船深入是呂嘉覆敗之徵利表徐
標卽任約逃亡之地遂以某月日收復金陵城逆酋洪
福瑱魚爛旣亡虜逃莫暇折蟠龍之柱業被摧焚奔射
雁之樓咸遭夷戮遂復擒生蹋伏誅叛除凶弛釋其俘
囚係纍其族類獲蓋登之僞印尙見緘題斲侯景之遺
棺特加剖僂莽頭旣漆歡呼合遍於漸臺蚩髀橫分腥

穢尚淪於轡野罪人既得餘黨並擒特爲解網以推仁
詎至歐刀而濫罰輸誠並到無殊月竈之降反側全安
豈慮天山之枯豐功既克捷奏馳聞時我

皇上方講道衢宮受釐宣室

璽書迭下屢期耿弇之成功驛遞俄傳遽覩陳湯之吉

語

天顏有懌

至德不居入

太廟以告虔詣

慈闈而展禮瑤觴再獻還升雉鼎之香玉輦徐移親捧

龍樓之膳以至磨文樹碣蟻垤覃津升中則泥檢函封
受賀則又間位置播笙鏞於魯殿茹泮流馨景弓劍於
橋陵芝房孕秀漢醮有賜給文繡青綺之錢唐樂方陳
增夔吼雕爭之曲慶儀旣洽

鉅賚爰加特宏龍額之封屢下鵠頭之板吉士瞻之金
印早兆榮施蕭思話之銀鍾疊蒙錫予葱珩赤芾貝冑
朱纓祭彤之鼓蓋頻頒蔣欽之帳幃迭賜尙以元凶之
俘馘或防餘醜之披猖

宵衣未釋其勤劬夕奏俄傳其馘靖機雲盡落鼓鼙靜
鯨島之濱毒瘴全消烽燧息虎林之地

帝德宏矣

武功昭矣信可以垂光而作烈者歟

皇上猶以爲業懍思艱功勤繼治念南紀已除乎宿寇而北州未翦乎兇渠騁豺虎之交橫恣鴝鵒之叫聚衝鋒被殞名臣致損平岑彭釁社難寬醜類冀誅乎王簿始

命兩江總督毅勇侯曾國藩懷膺閩寄旋

命兩湖總督肅毅伯李鴻章踵任戎旃遂乃徒御輝燿輶車芻蕘招搖失影時翻姑蔑之旗列缺飛鉞遽激安陽之箭鳴笳吹而震地翔旂動而捎雲奇才皆竇叟青

羌器具則韓章鵬幟沈充趨捷無妨應募以偕來趙草
豪雄端合偏軍而自領逆捻任柱賴文光者妖旗是執
神斧暫逃憑陵於拒馬之河嘯伏於高雞之泊碣榆是
食早扇狂風削芳自營還誇阻固提督劉銘傳等四甄
遞擊兩廣徐分留贊入陣而抗歌宗越移營而結隊長
繩預具飛騎而卽縛葛榮大槩橫揮應手而遽誅魯爽
渠魁旣執黨惡咸清全平蟲落之祆祠盡戮鳥飛之小
使散華陽之馬任箭浮雲買渤海之牛咸耕春雨此則
東捻之平也又若逆捻張總愚者鹿鋌久窮鴟張忽奮
杜洛周之聚寇憑絕塞以潛蹤慕容皝之行師乘堅冰

而暗襲方竄逃於晉絳旋蹂躪於滄瀛提督潘鼎新等
背水能軍防河列戍營中射雉亦寓兵機塢裏捕魚密
疑敵志我陣旣臨於高壁彼軍旋陷於決隄孫恩入水
以將逃董襲浮河而遽殞屍骸壘積如封謝祿之山械
甲無存盡付厯陽之浸此則北擒之平也由是妖祲盡
除封章入告赤囊密奏方馳丙吉之書銅鼓遙傳似獻
蘭欽之捷

皇上辰居獨謐乙覽親披爰班杖杜之師更沛苴茅之
賞大觸火鑑特廣恩施豹尾龍章榮加寵命椎成劔賜
笥袖鎧頒鬚眉悉繪於南宮旌節仍開平北府賀齊入

覲俾舞象以爲歡朱昇高官合珥蟬而示異凡諸慶典
咸視前儀昔則羣寇之猖狂今且二凶之盡滅譬黃巢
之旣戮而秦宗權亦盡誅戕類劉闢之甫平而吳元濟
旋皆授首煌煌乎丕天之宏規足耀日而
鈐天亦揖假而牖邇朱垠已靖詎銷鋒於鐘鏐之金翠
檢宜鑄定增慶於昭華之玉信所謂龔六爲七咸五登
三下足慰乎輿情上可光夫

祖烈者已且夫夷凶靖暴至武也除殘拯虐至仁也仗
義伸威至順也凝禧錫羨至庥也雖三捷或因乎將略
而萬幾實懷於

宸衷是皆由我

皇上松棟凝神蘿圖席瑞威弧下炳先摧九虎之軍睽
矢勝殘自息三繞之暴故得勢同破竹易若熇蓬策勳
而功懋介珪振旅而歡騰釋甲應詹之平山賊剖銅券
以定盟馬援之破溪蠻扣銀釵而環拜從此衢尊共飮
柁鼓同賡欣函夏以無塵憶防秋而永罷犀渠鶴膝盡
喜銷兵鯁醬魚膠爭來納賚譜朱鷺饒歌之什節奏同
宣約黃龍清酒之盟橋虔盡定營罷稱乎君子山仍號
乎功臣名王脫帽以爭來荒服占風而受吏鴻臚按序
悅般之鼓曲宜增雞卜奉祠越騫之烽塵永息臣粗窺

豹管幸厠鸞臺常懷捧日之忱喜遂普天之慶竊意周
平獫狁吉甫猶歌漢克先零史岑尙頌矧茲盛業敢缺
鋪揚聊掇拾乎蕪詞殆自忘其淺識遠想鳧旌列賀咸
輪千八百國之珍奇仍期魚海常通長祝億萬千年之
仁壽敢獻頌云

於皇維

清誕膺

寶命翠扈開圖素鱗兆慶六幕龕夷四瀛底定道契璿
衡化光玉鏡其一我

皇踐極纂祚承基函三握象明兩作儀蹈堯轍舜軼侂

齊義龍階察禮鵠閣調時其二南底珠崖北窮日戶象寶

遙通鵠潼載飫料樽於衢委貝於府孰敢強梁疇懷旅

距其三蠶茲髮逆獨扇猖狂鯨牙噴毒蝸角爭強爭驅螻

蟻競沸蜩螗矜其地險藐我天常其四亦厥有年擾騷南

北惟彼捻渠是羽是翼張角砂鳴裴優霧逼有咻其音

有虓其力其五

皇威赫怒整我師徒龍牙授節虎帳分符曰夷厥醜曰

宥厥俘霜伸秋肅露灑春濡其六桓桓武臣矯矯多士電

轉翻旗星流激矢遇險悉摧乘堅必靡原野迴合山河

伏起其七長圍既固列壁還高山轟鴛焰水關鳧艘穴中

鼠匿釜底魚逃破同拉朽勢易吹毛其八惟彼髮醜既夷

既獲惟彼捻類是剖是斲恨血塗砧腥膏染鏑密批

熊溪平靜其九妖徒既克急遞爰馳雪晴鳩觀日麗龍

墀

天容乍穆

御覽徐披彤階受賀紫構增釐其十

天子曰嘻繁豈余力入

廟脩儀告

陵獻績岱嶽升壇園橋立石禮講受俘恩覃賜帛其十一

爰宏鉅典用錫戎功棘槐秩晉蒲穀班崇香醪湛綠瑞

錦縈紅貂冠掩映鬣帶瓏璁

其十

業懋銀繩祥昭寶籙

龕靖八夤威懷九服魚鞞呈珍缺珠委屬集慶垂庶承

禧建福

其十

遐稽往籍載考詩歌碑傳瀚海篇紀元和

况茲偉烈燿耀難磨小臣作頌敢繼卷阿

其十

紙頌

并序

大矣哉紙之爲用也溯夫書契聿興文章肇創兩粟之
祥旣著編韋之製斯興握削者比肩懷鉛者接踵乃有
奇觚斷簡以樸而匪珍錦贖牙籤以華而罕覲前民利
用惟紙爲宜觀其結素霧以長飛點元霜而不落細攬
蕉葉潔質自凝膩拭桃花呀光偶展信乃妙參造化巧

運鑪錘者矣是使載籍萃於巾箱典謨備於卷握蕭何
九千餘律字均易檢尋卜夏百二十國書無難繕錄昔
人或爲紙賦或爲紙銘余因頌之云爾其辭曰

蒼筤之竹挺秀敷榮是瀟是涑發其精英冰紋細坼雪
質增明魚鱗疊密蟬翼涵輕煥彩瓊映植基砥平三才
總匯萬彙苞萌今古炳迹聖賢託稱聲傳墨藪功邁管
城陶泓毛穎奚足與京重爲頌曰紙兮紙兮吾願世之
書是者足使善者勸惡者懲智者奮愚者興闡微緒於
將絕發潛光於未形慎毋任夫俗流之搖襞暨夫黠吏
之變更藉非然者與其澆訛之日起曾不若返厓厚於

結繩

重修拱北樓記

廣州襟山帶海水陸交錯應朱鳥之宿煥其離明據常
羊之維鬱此壯氣都會所集名蹤特多若今拱北樓尤
所稱瑋麗者已夫其屢屢接漢穹窿蔽空東瞰鷺潭之
水北指鶴舒之嶺春秋佳日此焉眺遊島潮送音嵐翠
落影極目千里若遠若遙凡夫衢遂隘衝塵市駢坐輿
販從萃士女昌丰溝塍紆縈港汙綿絡如布郢如列棊
離離然厯厯然若可肘量而指所也咸豐丁巳海寇鴟
張碧瓦朱甍翦焉荆棘鼯鼠窺竄堯僮往來今總督毛

公巡撫郭公乃進諸摺紳耆老而議曰斯樓不修近且
數年宜復舊規速加興葺庀徒募役不日遂成若其岩
堯亭迴之觀軒豁昞麗之概深密嚴邃之制藻絢鱗爍
之飾施兮若丹鳳之翔於霄路屹兮若神鼉之聳於滄
波殆足與武昌鶴樓洪都滕閣並峙千古焉或疑曰今
者兵燹甫經瘡痍未復簿書填委羽檄交馳顧汲汲於
縱遊觀興土木其於古義亦有徵乎余曰曩聞之王仲
任云望豐屋知名家覩喬木知舊都是以陳門不修宣
尼勿式魯臺重毀公羊所歎夫古之人豈好爲興作以
厲民哉誠謂高明以宅體壯麗以重威勢不可以已也

詳考志乘斯樓蓋唐清海軍樓故址紹興二十年折公
彥質濬祐元年司馬公伋皆嘗修之時則海水羣飛天
星亂落一則土牛讖起紇干之雀多寒一則泥馬靈歸
渡江之龍不返猶復侈其盛舉美此新構方今

皇輿迭蕩

帝治雍熙參化提政運籌帳幄之士不乏於內虎桓鷹
獫奔走禦侮之臣不懈於外故能東靖高涼西翕夷狄
殪鱷鱷於重溟戮蛇豨於大野戎事旣修百廢具舉然
後命工師以呈巧召離朱而規度飛棟礙日虛簷過風
如焦文績之建樓藉堅守禦如陸法和之樹柵用誌武

功顯德標動亦固其所而况籌邊多暇運甓餘閒阜蓋
來遊青旌戾止稽戶口則察其息耗睹營戍則識其夷
險驗侏儻之合市則思所以固維婁慮藪澤之潛藏則
思所以懲畔援由是衣枷慎戒革拔嚴防綏集乎哀鴻
驅除乎害馬凡所爲邇安遠肅者於是乎在又豈必若
李咸拜任但庀草廬周捨在官不營葺障而後云勵政
哉若夫流俗之談謂斯地俯視全城巍峩壯拔兆人才
之蔚起卜文運之亨泰斯則曹景完開門望嶽仕宦始
多余君厚建學倚山科名遂盛形家之論理或有之然
而迹涉靈竒語多附會姑存其說勿泥焉可也昔者鄙

閣之銘撰從仇靖新堂之記製自呂溫余自惟末學粗才於古人無能爲役惟是述大吏建樓之意以及落成日月以詔後之君子俾有所考焉是時官斯土者某某例得備書同治某年某月日記

松桂讀書堂記

五岭以南百蠻以外蛟龍之所孕育猩鼯之所叫嘯絕島障日陰崖負天士有被罔羅遭讒點奇才易棄荒裔長征對海月以生愁睹瘴雲而下淚良足唏已然或能以詞采動時以文章變俗嘉聲所被草木留其餘馨芳躡所存澗巒煥其生色雖道屈當代而聲流異時絃

奏雅以誌其恩奠醕薦漿以崇其報抑亦邑里之光也
陽山署內有韓文公祠榜曰松桂讀書堂取公詩語以
名之考公以貞元十七年因言事貶陽山令時也窮邑
久廢雜居獫狁閒官偶來殆若鷗鷺荒城墊隘壤廨蕭
條夢北闕以徒殷惜南冠而久繫輪租入府全皆蛇種
之民抱簿升堂半屬烏言之吏或乃屏除氛慮耽味道
腴鑽笮皇墳喉衿典籍窮愁久困諒同著述於虞卿壹
鬱自傷每感牢騷於屈子斯堂之建所由名矣或曰公
文采彪炳英稱邁羣望若鸞龍蔚爲景慶顧其在陽山
也不過詠同冠之峽記燕喜之亭攜青竹以垂綸對紅

梨而命酌初未嘗振興鬯序延趙德以訓徒搜訪隱淪
勸石洪而應召毋乃厚於他郡而薄於此方也歟不知
當日者瘴霧長羈炎州遠徙怪鷁書叫飛蠶農游巨蛟
燄錫於牀前猛虎闖跼於廡裏朝臨烏道鼻嶺千層夜
聽龍宮飛瀧萬響惡颶噓而悸魄炎風爍以瘠肌未免
鍛翮長悲低顏是奉留滯之懷莫遂幽窮之恨難勝加
以釁起姦猜讒生巧誅睚眦竊伺深妨屋上之狐憂累
難捐屢問座中之鵬騰口甚於蟬喝飛謗等於蠅營勢
不暇綿繭脩儀皮冠講禮遠比文翁之石室遍迪詩書
近同常袞之講堂聿崇俎豆者固其宜也然且譴謫長

甘披吟靡輟繹義新獲結盟古懽憶侯喜以題詩共區
宏而講學持竿遠釣恆偕勵志於劉生負笈相從差喜
論文於寶子蓋躬脩而俗化目擊而道存又奚必槐市
講經檀橋設舍自置皋皮之座聿歌菟首之章然後謂
之教化也哉粵人景懷舊徽懦染遺澤捨弓刀而脩弦
誦易倚味而服簡編晷景云遙馨香勿替謳思靡罄宛
懷賈父以命名韓柳年譜公在陽山有惠在民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祈饗紛來
儼爲柳侯而設祀然則公當日所爲惠政及民者蓋可
想已堂前有松桂各二株相傳皆唐時植也每至微風
引嘯皓月送響簌簌吟條瓏瓏落蕊蒼龍倒卷翠巖漱

腴白鶴來銜黃英颯纒驚濤翻而虛徑暝清露下而幽
庭空意者公之靈爽旁魄充周蚶蝸往復者或猶將眷
戀於是也乎余感公之遺蹟又嘉後之人能建公祀也
堂成因樂爲之記并書迎享送神之曲以遺之詞曰

瞻桂嶺兮陔陝巨石峒嶂兮相蔽虧上有樛木兮交柯
枝怨雌愁牡兮啼荒荒遠裔兮誰所治公來止兮
民樂思朝牘是覽兮夕編是披風灑灑兮被離月灑灑
兮清霏公讀書兮垂破帷長松嘯兮芳桂吹聲摩夏兮
天半飛嗟哉此樂兮誠足怡公胡逝去兮驂征駢粵之
民兮矧以疲粵之士兮惟以狃匪公之迪兮孰惠其私

念公欽欽兮無已時建斯堂兮千載基覩縷公德兮銘
琬碑前駕赤豹兮後驂翠螭無棄我民兮公其式歸

勞文毅公補經圖記

補經圖者善化勞文毅公涖粵時所繪也今嗣鷺卿方
伯屬爲之記爰弁其首曰洪惟

國家置天耀彩頓地張維遑邇之才魁梧之士家尊鄒
鄭戶識轅嬰曩者儀徵阮文達公刻學海堂經解一書
鳩齋旁羅積成鉅帙固已邁琴川津逮蕭客鉤沈成容
若所雕刊馬竹吾所掇輯矣咸豐季年海寇猖獗縹緲
玉躒咸付祖龍公八風通猷五化潛洞下車伊始謀刻

是編時則先君子暨鄭小谷陳蘭甫兩師並荷招延共
襄讐校每當鈴轅書靜燕寢凝香承酒醴於楚筵廁簪
裾於庾府發明義例糾證謬悠目疲十行手檢千帙莫
不歎衛武嗜學耄期不衰山甫宣猷古訓是式其聰強
康固信非裁章儲璧之士所得晞其萬一者也蓋嘗綜
公前後事蹟而論之當其躡履雲臺影纓天邑劔躬如
畏躡躡示誦焚草表其孤忠伏蒲宣其直諫蓋得力於
詩靖恭之義焉旣而露冕宣仁秉鞭作牧巖同馭馬清
若剔魚兼單複之奇材裕方圓之妙用蓋得力於書敷
厯之義焉以至智宏轉圜明運舉燭綏徠荒鬻簫勺羣

姦不勞震懾之嚴威自得維婁之要術遂使羝根大帥
讐於一紙之書蘇祿小酋堅奉八條之約蓋得力於易
屈伸變化之義焉惟其鑪橐九流皋牢百氏帥典稽古
掬精極微故能資填撫於儒風偉焜煌於吏治又豈僅
文翁石室范甯講堂劉瓛聚書虞溥興學邳張敎業沾
丐章縫已哉且當是時戎幕猶張箏船競渡假鮑淵之
巨浸蘇鼉令之游魂傳烽遞於七洲列陣交於五管夫
士燮樂觀史傳或當清晏之時祭遵不廢雅歌本屬中
興之佐若乃方聞弛柝便事拏經纜罷鼓笳遽刊鉛槧
晏如偃杵安若覆杆收玉帳而事詩書投金戈而談術

藝求之曩籍實罕比倫今者獅海波澄鵝城風靜輸龍
奉約刑馬遵盟寇亂旣龍人文斯懋塞衡碩彥咸知仰
鏡乎孔流絢述名儒并解修儀於漢蒞蓋皆我公之遺
澤也宗浚以辛酉年舉於鄉時公適監臨秋闈例當執
贊爲弟子願以年齒太穉未及趨謁門牆追踰歲南歸
則公又移節黔中矣猶憶楊烏就塾孔鯉趨庭恪侍青
氈恆操漆管緹素幾尺竹筥一編斟補葺殘屢疏闕逸
繕錄商權咸竊預焉迴念前塵瞬經廿載撫斯圖卷彌
用撫然况復山斗已殯音徽莫接未獲騰箋於北海竟
同扣策於西州良可慨已嗟夫七經並授願承張文叔

之師傳一瓣奉虔幸覩陸浚儀之畫像是爲記

濂泉探梅記

白雲山分五嶺之支條作三城之屏障石踞如象巒巒
爭奇泉吟似龍聲聲互答中有濂泉寺焉蓋斯山之幽
絕處也遠望檐拱儼浮半空攀崖試窺反若釜底石壁
環抱坦然砥平巖欲斷而樹連谷乍明而霧隱自非性
耽窮幽情慕習靜者恆罕至焉余以窮冬偶憩斯境斷
石妨趾猙颯裂膚拾級徐登憺慄悸魄始達石洞風霆
浩然驚湍瀾漫急湫奔駛數折垂下裊如懸紳晴暉映
之晶曜萬狀旁有廣畝特多古梅離離振聲落落交影

石氣不凍自成古春林光竒然純作縞色彌互數里似
覺易窮循蹊而行紆復無盡明滅靄昧飄搖衍颺蕭條
淒清的皦璀璨老鶴偶下疑爲野僊白龍自來耕此荒
圃每至素萼初破繁英亂飛巖空有雲天暝疑雪畚婦
挈笠峒蠻負樵攀條而來援葉而去遂韻悠渺音流半
空循聲以求已出烟際又有靈禽珍鳥冷唳喧啼振嘯
弄吭一一喧聒勝矣哉雖復蜀岡之陟鄧尉之區皋亭
之巔大庾之界眞賞所集莫竒於斯矣旣而矐靈甫匿
望舒欲上攢幹竦立半凝寒冰微颺偶吹若盪香海相
與曳壽藤之杖攜木瘦之尊烹龍團之茶摘鴨腳之菜

松柄可捉藉伸雅談蕨芽已肥足佐香饌玉照千頃銀
鱗四飛踞石忘寒衝泥涉險每念斯地恆多勝流陳屈
聯吟黃黎講學芳軌雖歇雅游不殊又未嘗不撫光景
而怡今慕前塵而憶古也雖然踏雪之痕祇屬陳迹買
山之約冀償素心今者勝會雖豪幽賞未罄將復北山
之北南山之南更築庸庖時挑柳栗隙地有築待營團
蕉梯田可耕足辦芳稅鋤月靡倦殫霞亦香策蹇衛以
窮探招青鸞而下舞伐木之隸課其種耘打包之僧同
之來往清磬如雨素琴自張遠聞幽芬近接古色不愈
足以管領乎烟霞之趣廋疏乎林樾之奇哉游屐旣罷

吟鞍遽回爰留片詞以代息壤時同游者若干人人各賦詩余因泚筆爲之記庶爲異日重游之券云

海心亭醮集記

余以光緒十一年冬督儲滇南逾年大吏檄總纂重修通志局事粵以夏四月望日提調陳崑山太守同年燦收掌王雲五大令廷棟暨搢紳倪翰卿太守年丈藩羅星垣太史同年瑞圖李心齋司馬兆松劉湘蘭定芳張品三鎰王海珊繼珍朱蔭堂樾四廣文朱曉園庭珍黃亦陶華孔璧亭昭毅三明經張子蘊孝廉瓊朱竹虛茂才芬觴余於蓮華寺海心亭皆預修志乘者也昔李元

禮之登邨坂望者視爲眞仙王阿戎之禊洛濱聽者挹
其元箸蓋五華之英彥六詔之髦雋咸萃於斯矣其地
也境鄰招提趣近濠濮老樹交靄跋烏匿輝遙嵐映光
山鳥悅性遠睇林薄近俯泝渚叢葦所掩旁多芰荷盈
盈越羅瑟瑟湘珮冷露忽泣驚鳥驟喧馨風逆聞野蝶
成陣紫霧開闔紅霞墜升惜無畫船邪許烟際催詩之
雨助蚪聲而愈囂巖壑之波幻龍氣而忽湧清尊酌而
落花罽綺席張而幽蔦吟余乃盱衡而言曰夫覽泉石
者匪以縱嬉遊乃所以嗇神而治事眇林巒者匪云樂
名勝乃所以訪俗而周諮僕以軫材獲膺簡任深懷永

嘉下車之教竊慕單父師事之誠得與諸君子登覽盤桓斯陶斯咏白石表操青松契心臨小池則悟爲政之規望行雲則思及人之澤覩修鷺而知儀霄之質必始於潔清俯織鱗而知竭澤之漁恐滋乎紛擾蓋不僅習池命醉巖幕聯吟已也若夫指陞山之巔勞望瀕池之灑漭昔日豺蝮是棲是巢長旂彗雲白羽若月業業十載未遑救平戴角憑陵吹脣沸聚今幸

皇風暢穆勅寇肅清上有邕熙之

聖垂衣而致治下有虓獲之將彘羽以揚威然而民氣已靖而未底敦龐軍政已修而終虞玩愒將所爲羊牢

補殘蟻穴妨潰者其將有意乎於是措紳咸曰使君之言及此非惟見裨大夫適野之謀抑可想謝文靖棲邱之志矣願紀於文以垂久遠余乃振奇藻述雅懷敘古懽昭來禩必不使僕射之墅但誇勝遊郎官之湖得專盛事

粵秀山觀音閣銘

若夫率陀天上新開素柰之宮舍衛城中更湧青蓮之座故以恢張靈迹顯著神蹤者矣粵秀山者嶺左之奇峰嶠南之佳壤千尋峯巒萬折透迤虛巖窈窕以留霜絕壁崢嶸而晾日銀峯吐溜疑鑿影於龍池玉洞霾烟

似藏真於鶯窟靈禽翻翻而五色寶樹璀璨以千名故
得法界宏開淨居肇建刪闍弟子持慧戒以皈依阿育
神王拓神區而立域山上有觀音閣一所蓋明永樂中
指揮花英所建也始擇崇基爰新傑構薩埵徘徊於玉
尻辟支來往於金鋪窮八勝之莊嚴飾三身之清淨投
衣託庇或有鴿王獻寶皈誠匪無龍女近者鯨波煽虐
蛾賊騰妖蛇鳥環趨熊羆不守天元火及便作灰城海
水塵揚潛驚震旦撲難陀之象則箭逐泉飛役藍莫之
蛇則刀隨木化須彌亦聞其鋸斷闍婆且及乎燄燒馳
烽交祇劫之林飛仗下修羅之界實藉神功默運法力

宏宣摧兵輪而波匿潛奔飛玉鉢而賓伽就縛降魔杵
運不愁帝釋以爭宮正法幡開免殉羅繇而造塔旣靈
蹤之赫著荷

宸翰以遙頒鹿苑騰輝蜂臺耀彩又不僅波旬懾畏靈
鷲不飛迦葉皈依妖龍靡蒸而已僕未離塵鞅夙仰元
脩謹綴鑠詞勒之貞石不使雞頭之寺獨擅奇蹤狼迹
之山惟誇真影乃爲銘云

峩峩石壁崩嶺岼高聳百仞險逾七盤崖傾日隱谷
暗泉喧芝嶺春秀竹蹊夏寒鑿洞開楹依巖築殿婉孌
千色回皇萬變香界旋營化城忽現法女糜盛山祇果

獻銀旛畫捲貝鐸宵懸鯨棟噓霧龍臺吐煙雲申梵奏
雨裏香然如游檀特似泝尼連蠢蠢芸生林林眾庶孰
識六通誰超七苦慧日宏昭仁風庶普示戒鵝珠微奇
獅柱伊余闡弱抗志禪門心游化國慕切祇園毘嵐風
動摩竭波翻堅林不壞瑞相常存

九龍泉銘

自昔岑山之上或有神泉葛宅之旁聿傳異井凡以靈
蹤所駐芳液斯呈吸翠醴以流甘嘯丹漿而鍊炁棲神
濯魄藉厥澄澗蠲疾釋疴資其皓潔雖年齡代謝而涓
滴長留勝境攸傳元脩未沫也已白雲山者蓋安期生

竦丹處也高臺之鶴曾狘羽車古井之蛇偶留仙馭其
始蜺旌甫泣鳳駕初停擬棲崇巖苦乏泉味於是窺巨
壑俯層崖叱颺母以施鞭命山祇而鑿竅穿渠乍迸疑
牽玉女之繩注澗徐生似叩金人之杵時有童子見於
石間俄頃之餘泉卽湧出九龍之號由是稱焉則見其
玉竦長橫銀蚪忽吼尺練一瀉銀花四飛甘逾八解之
漿皎若三危之露吐青澗而感沸浩浩驚湍轉碧澗而
渟澗霏霏碎沫激神俱泰漱齒偏清異粉水而同明非
鉛溪而儼潔加以長松列蔭密藻浸馨回風一過而留
聲皓月乍窺而落影鱗洋入聽疑爲嶰谷之音晃漾涵

輝似是吳宮之彩信足以棲真養素灑胃瀟腸者矣厥
後絳節有朝紫圖已證眷茲靈宅漸委埃蕪惟我邦人
此焉用汲玉華一嘆沈痼盡捐同曾氏之孝泉媿盧君
之義井每當驕陽告虐澍雨愆期方禋祀之甫虔已甘
霖之普洽雷鳴地裂忽落銅礮電笑天開俄飛玉矢鼓
潛龍而盡躍驚舞燕而初翔繁聲則九野俱應急勢則
百川並灌湘東之地無待塞其神祠夷陵之區不必鞭
其陰石此又胎蠻所由特重靈貺所以遙傳也余抗希
舊躅景仰元徽因伐石以鐫詞更雕珉而勒字但才非
謝朓學異戴逵縱竭鄙思終慚蕪筆銘曰

天斟玉醴地湧銀輪溶溶潔脈汨汨元津陰微結霧氣
暖蒸雲素漚夕沸碧乳秋新惟彼安期此焉棲托叱咤
風霆鞭笞山嶽病虎眠壇猶龍守壑夜迴涵星晝涼起
雹滅沒千載寂寥故蹤巖薛懸綠山花笑紅微聞琴筑
若富笙鐘澹氛凜冽激抱冲澍越井清冷甘溪蕩漾佳
境靈區屹然相向丹竈誰尋素書莫訪仙人不來慨然
獨悵

桂子崖銘

由涪陵陸行至酉陽嶺峻磳深棧危石狼百仞之壁反
似懸於枯藤千尋之雲時奪踞乎前路其巖壑之最勝

者有桂子崖焉巖凡十數洞每洞相接處惟狹路可通
人行洞中但覺羣山環合如睥睨如垣牆入地愈險殆
將拒輪窺天轉深疑若伏甕不知其有徑可外達也每
洞皆有石亦皆有泉泉多湫流石悉瑰狀鏘鏘之韻若
鳴仙環磊磊之姿曾役鬼斧時值秋杪新霜戒寒丹黃
爛然蔽空四照旭日甫映疑爲赤城之霞微颺偶翻煥
若寒谷之燄信奇觀矣惜其霾沒蠻陬游蹤罕駐設使
茅君倘見不尋句曲以修真柳子如逢詎爲鈞潭而作
記銘曰

一峯一地一洞一天峯盡駢轟洞皆抱圓千峯萬峯互

爲向背深隱鳥聲互分猿界仄徑斜跨洞天再逢術闢
新轍蹊疑故蹤紅滋礪苔綠迸崖竹谷暗異雲潭深同
瀑熈斌絢爛霜葉滿株崇巒著絢洹壑添腴美此靄區
胚渾何自白鶴堯年青牛秦代出山回望荔蔚葱龍除
非沮溺耦隱其中

傷逝銘

并序

余在滇申端居多暇歲云秋矣風雨淒然追憶朋儕半
多殂謝乃慨然歎曰嗚呼夫萍之泛水隨逐浪而遂飄
蕩之附枝值凌颿而便霄草木無情固其宜已若吾人
者生同里閉長仕京朝陶陶永夕歡樂儕於尹班濟濟

同寮結契隣於王貢謂宜金石同壽丹青弗渝而乃直
絃見摧甘井先竭乞筮爻於管輅莫永其年求丸藥於
韓終難延其算去歲已傷劉子今茲復悼王生巫茹歎
於屢招僮書忙於赴告湛湛江水甫送歸魂纍纍古邨
又增新冢老氏有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不可
爲大感乎之數子者並已發藻儒林振華朝列縮半通
之綬恆思追轍龔黃著一卷之書亦欲附名游夏迹其
辨志貞亮託懷冲邈蘭芬蕙潔玉潤金鏗皆一時之雋
也疇昔之年曾陪歡笑傲睨風月攀臨臺榭習池楊柳
度度停鞭庾幕芙蓉時時命醺行沽已罄猶呼湔上之

僮垂釣相邀或遇壇邊之叟何圖睽隔忽已陳人木卒
草亡風流頓盡嗟蛇之兆竟厄善人嫁鶩之言翻成讖
語嗚呼哀哉尤可痛者編修崔君夔典陸機壯歲盛憲
中年昨者都門殷勤祖餞離亭孤笛握別徘徊使車甫
抵於洱海之陽噩耗已傳於燕臺之館才高命促已矣
忽焉僕於君生未效劉尹秤水之勞歿亦媿范卿素車
之送眷懷良友慚負幽冥嗚呼媯土搏人不能使儔侶
無分張之候軒皇畫地不能使山川無睽隔之殊並塵
世者孰是心交在泉臺者偏多故友聽雍門周之曲容
易成悲呼公孫聖之名何能復應以此思哀哀可思矣

况復參辰迹阻舟楫路窮絕徼長羈等張衡之遠宦瘴
鄉苦溼同顧協之衰年豐鐘鳴而萬籟淒鄰笛起而百
憂集漫漫長夜空靜聽於汝南之雞鷓鷀停雲難寄聲
於塞北之雁鬱愁腸於轉轂激清淚於聞笳綠髮漸彫
朱顏非故既傷逝者行復自痛嗚呼於是列敘其人各
爲之贊凡廿一人皆同官京師及會計偕入都者庶陵
谷已遷而芳馨無絕所望華表之鶴或返精靈延津之
龍時騰光燄銘曰

煌煌上都實崇且麗英士響臻羣儒翕萃林靡瘠材野
無伏驥念昔邦人厥多瓌異蓄采弼彪稟精洪懿景命

不融衝波先逝顏敗叢蘭屈傷帶荔蒿里驚還松阡痛
翳孰是忘情抑哀自制哭寢餘悲傾河注淚卓卓林公
夷惠之儔貞不絕俗和不逐流柏臺珥筆凜烈霜秋規

畫黔事未雨綢繆甫膺符竹遽掩素幃節同孟博貧過

黔婁昔時文醮捧手同遊牙琴已絕悵望山丘南海林樵山前

輩彭年君狀貌秀偉而見人謙退不自勝在都中一

見余歡如故舊并勸曰君宜精習小楷他日魁鼎必當

置一席也既入御史臺風節漸著嘗屢條陳時事而於

黔中軍政廢弛尤洞如指掌未幾即簡放貴州鎮遠府

知府蓋將大用之命下三日未謝恩遽卒於京邸

總帷布被外別無餘貲有寒士所不堪者同人傾助乃

得歸悲矣彭城慷慨殉名氣同邳惲節比韓稜偏激微

過中心實誠純鋼必折永闕豐城番禺劉雲生參議錫鴻君性慷慨好談

兵爲武陟毛文達公所賞後備郭筠仙侍郎嵩憲出使
秦西初甚相得復緣事隙未首劾侍郎數款極廷頓不
喜之及人都又劾合肥相國有帝制自爲等語過於激
烈緣是禡職未幾卒於京師人咸曰若君者不愧爲鐵
漢子
孫矣
渤海經師飛文媿雅拔幟山堂夙稱健著振響玉

鸞馳名金馬榮悴何常奄隨物化蟀裂深淵麟亡大野

東岳魂歸西州淚灑番禺高子登前輩學瀛君美風儀通經術與難兄星移明經學耀

有競爽之稱君受業於先教授公未第時與余過從甚

密以母憂返粵坐卜葬日方向不利死者數人君亦卒

於三水行臺書院無子以明經之子爲嗣著作海日高

多散佚僅餘數篇刻於學海堂四集中而已

才詩筆雄麗首冠南宮終焉垂翅嗟我廖君後先同致

口吃揚雄鬢衰顏駟惟直致殃惟狂遭忌矯首大鈞升

沈何意李蔡侯封曹蜎顯位曠代逸才乃遭淪棄孔翠

多文由來受累

番禹廖雲筆兵部鶴年

君詩文皆雄

署其門曰家移嶺嶠官湟溱蓋以程海日可則自況也

性剛直嫉惡然呐呐不能出口同鄉某公為檢討時君

屢訊其文致成警隙未幾某公稍遷擢君遂引疾歸講

學羊城從遊者數百人卒以鬱鬱不遇抱病卒余嘗託

君至戚蒐其遺

詩至今未見也

清河鎮密雅擅史裁本末粲列源流備

賅憶從史館笑語追陪涼冰照座清酒浮杯重過舊地

腹痛徘徊履綦永絕惟餘綠苔

番禹張蘭軒前輩清華君南山先生文孫代

傳風雅又受業於高要馮展雲師於應試詩文尤擅勝

塲為國史館提調數年今館中一切章程皆君手定

也歿後其門人豐潤張幼樵副憲撰聯挽

之有云成一代史不可無公人以為不愧

薰玉粹晚厭承明勤求吏治豸繡甫膺牛刀未試王劭

積精文園病肺銘旌歸來千里迢遞鶴馭登真鶴原隕

涕痛矣哲人夜臺長閔

南海潘任卿前輩絜君性和易近人與余交莫逆見人輒

譽余不容口以纂修

本紀得保舉專以道員用益節

意經濟之學於近時曾文正胡文忠駱文忠沈文肅諸

集諷誦最熟蓋欲施之政事也旋簡授陝西潼商道

行至潼關病消渴疾劇甚遂卒於旅館馮展雲中丞賻

贈甚厚君同懷弟輝琴前輩

衍桐親迎其喪返葬嶺南孝標年少夙負才名琴歌

跌宕酒座縱橫彩鸞贈扇么鳳調箏淒涼玉樹永閉佳

城虎賁同坐猶慰平生

南海劉黃溪學正鳳桐君年少文名藉甚為楊黼香觀察高

弟子顧性喜談諧又時作冶遊長安酒座中無車公不

樂也與人交肫摯有真性令人久而愈親屢上春官不

第卒於家美矣平原謙退靜謐處獨能貞在貧靡絀何以共

懽撫琴散帙蕪沒阮鄰蕭條顏室一駕星軺遽遭癘疾

瘴域招魂炎鄉委骨

番禺陸晴湖前輩芝祥君本浙產寄籍番禺人翰林居京師貧甚

幾於三旬九食然從不干謁貴游其志操有足嘉者乙亥歲典試廣西行至黃梅道隔病卒同人為斂貲送其

喪歸太僕豐偉襟懷豁開希有奇鳥豫章大材談翻溟海

欵起風雷掌司主客典禮咸該如何奉使一去不回旌

辭魏闕旒返越臺霜清鶴淚峽坼猿哀絮酒欲奠曷云

能來開平關璧泉前輩朝宗君軀幹修偉飲啖兼人聲如洪鐘工制藝文講學羊城負笈者屢滿戶外

散館改工部旋在總理衙門行走凡中外有交涉事件

必能曲當事情不隨不激鄧鐵香鴻臚同年馳往越南

總辦勘界事宜奏君為隨員未幾染瘴卒贈太僕寺少卿銜陳留溫溫冲襟懿則外

鏡深機內含淵識料事惟周陳規必直亦或忤時反遭

詆斥投分固多負讒亦劇營營青蠅誰為弔客歎過劉

蕢遇同莊鳥南海蔡侶方農部宗瀛君性和易工時文顧屢試不第近年京兆試粵人中式最

多凡君之後進皆騰達以去君猶鵠袍應試也居京師
幾廿年不攜眷屬其孤介又如此然交道太廣又好直
言故譽之者多而謗毀亦不少余嘗謂君有三反能文
章而屢被黜一也性圓通而反招謗二也善調養而輒
多病三也卒以居京師鬱鬱不得舍人安雅性合方圓
志成疾回粵遽卒士林皆惜之

尤工筆札流麗便娟屢試不第竟成斥仙孟尉長困龔

生天年

三水王念伯舍人同年乃棠君工楷法秀美
圓潤時人咸以大魁期之與順德羅獎朋家勸

番禺陳少鶴瑞佺同考取內閣中書人以爲名下固無
虛也君病喉症卒於丙子年正月余往視君猶拱手致
謝翌日而君卒矣三水自國朝來科名頗弱人亦有
近年始有破荒登詞館者惜乎君不及見也

言戴角無齒了了聰明其又足恃淵哉呂君高文清綺

憶侍師門齊名杜李旣雋南宮後先接軌東西相隨雲

龍是似如何乖張時命中圮賦鵬庭中騎鯨海底我願

駕螭上窮帝里邀君縱談遨遊溟涔

南海呂冕士前輩
紹端君性謙和

工制藝與余同肄業應元書院山長馮展雲師亟稱之
時番禺張瑞穀嘉澍順德馮栽雲培英皆為師所賞拔
有張譚馮呂之稱余與君先後登詞館過從益密及余
督學川中君貽書期望甚切余深感之未幾聞君以省
親回粵坐輪船染暑疾甚劇甫登岸卒於羊城旅次蓋
猶未至家也君易簀時自言當託生山西某家同鄉有
宦於晉者見其投刺拜客其事
甚異余別載於荔村隨筆中 敬通秀穎神采飛揚行

有壇宇言無否臧壽不福德人之云亡商瞿五子粲已

成行會見騰達諧聲歸昌

南海馮伯蓉廣文葆廉君
為鄉賢馮潛齋先生裔孫家

門雍睦又工書法學松雪能得其神余辛未與君同計
偕入京見其醅謹謙和與物無忤死黃叔度一流人物
也與余交尤密凡有事必就商之嘗就職廣文
未得缺而卒有五子皆嶄然見頭角能讀父書 里閨至

交茂先為最君也粹然陰陽德備文學亦高詞壇掉轡

虹申赧舒玉潔錦麗胡為清才未躡雲陛乃令吾曹草
麻掌制虞坂蹶蹶回谿槍翅講席忽停殯宮俄瘞憶昨
齊年君獨我異懷君有詩述君有誌他日東歸當焚墓

次匪曰能文冀酬茫昧

番禹張瑞穀水部同年嘉湖君齒髮未燥卽以時文雄里中

於同年最敬余無數日不相見馮展雲師主講應元書
院獨譽君與余文甚至然余實不逮君遠甚也兼工書
法同人咸以大魁期之顧久困公車不第庚辰歲始得
進士朝考時試卷又為滿州某公所擯不得登上選
遂以主事用鬱鬱不得志歸掌教禺山
書院未幾卒行誼詳余所撰墓志中
酒能亂性亦以

全真子公磊落豪興絕倫開筵呼卒投轄留賓玉棺忽

下淮沂之濱黃墟已杳無復故人

南海陳旭初大令景昕君為陳鹿坪先

生哲嗣性豪爽有父風願獨耽於酒興之所至雖騶卒
同飲不較也以大挑一等分發山東蓋嘗一攝萊蕪縣

竟以縱酒得疾卒家無餘貴聞官帑尙多未償云文采微微厥惟鄧子短鬢潘

同瘦腰沈比詩摹玉溪遇亦相似野逸性成儇浮謗起

書穢空存亡琴已矣未序三都負慚知己順德鄧子俊農部平壽

君初名其鏣舉同治元年京兆試才名籍甚通小學嗜

藏書詩仿義山能得其髓尤工小篆上比鄧完白不足

下方錢獻之有餘顧有烟霞之癖如黎二樵之以藥烟

名閣也與余交最洽嘗屬余序其詩余已許諾然至今

竟未有以應之伯鸞儉陋山澤容儀不解欺物亦恆受欺出膺

百里銅壘是持神明之宰慈惠之師急流勇退歸擁緇

帷敝裘罕易脫粟恆炊君嘗諷我遠大是期毋工雕績

毋役喧卑感承厚意銘鏤肝脾君今往矣疇復余規南海

梁荔圃大令同年融君儀節疏野性又酷篤幾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者然亦因此得長厚之名凡鄉中排難

解紛得君一言無不懽慰與同邑九江鄉朱子襄京卿
同以寬平公恕稱幸未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四川未
幾余適使蜀逸君襄校在署中談酷甚洽君旋往攝東
鄉縣事為政務寬簡不尚操切值歲歉倡辦賑糶甚得
民心川督下文誠公嘗語余曰東鄉俗刁健故有袁廷
峻圖糧之變而梁合到任已一年從未見有上控案件
其為賢令尹可知李雨亭制府亦嘗語人云梁合在東
鄉能不擾民故民亦不擾殆昔人所謂文而無害者耶
甫卸篆後旋自請改就教職選高州府教授又數年卒
君嘗規余曰足下質地最好又盛有時名宜講求經濟
務為遠大之業毋徒以文士自炫裸余尤深感
之計朋好中能以直言規余莫有過於君者

宏農雅

才悻悻其德接物冲和秉心綢直往歲周旋流連歡劇

宵看月昇午忘日昃李廣精亡王微體瘠悽愴寒氈竟

終末職

南海楊瑞人廣文同年鵬 余居廣州城西與

楊氏世為姻婭迨余舉鄉試與君同年蹤迹尤
厚余侍先教授讀書城內粵秀書院每出城未嘗不遇
君談笑竟日也性談諧樂易然胸中有涇渭不可干以

私體甚羸幾於風吹欲倒大挑選授和平縣教官甫履任卽解組歸教授羊城負笈者多才俊未幾卒於家

儀部天逸神鋒太適坐倚一室縱談九州滔滔辯舌爛

爛清眸高自期許管葛伊周被傷俗吏見駭時流意長

運促服餌難瘳奔踈之驥終異凡儔番禹梁少亭儀部同年肇晉君為

矩亭京兆幼子檀甫前輩介弟家門鼎盛顧獨留心經

濟之學喜為恢啁大言於朋輩少所許可嘗曰吾並世

惟折服湘陰相國而已其抱負不凡如此甲戌廷對

甚侃直毛文達公特賞之籤分禮部卽乞假歸曰由京

曹序資得外任非吾願也後主禹山書院為某縣令所齟齬又性喜臧否是以人多嫉之未幾卒

我交鍾君淡靜謙退秉衷則夷應物無滯如飲醕醪久而愈

醉時或遊遨縱情姝麗小杜狂名大蘇豪氣怡蹙伏機

終以斃命南海鍾勵乾大令義年君少藉聲華縱情伎樂然待人則冲和謙退遇事又能决斷亦

幹濟才也甲戌與余同人都余登第而君被黜益龍騰
不得志行至閬門選舞徵歌殆無虛夕有醑酒婦人之
風竟以是得病黃池駿產丹穴鳳雛不竟其用昔人歎
歎於江西旅館

吁英英馮子勤味道腴早襲門蔭能傳父書昔年燕市

文酒歡娛命不我與人之云徂東閣窺杏西河淚枯高

馮香蘇太守詠護君為展雲中丞師哲嗣恂恂儒雅

無貨介公子氣屢試京兆輒報罷以知府分發山西未

幾卒時展雲猗歟博陵珪璋之選少習豪華長耽墳典

師猶在陝也入奉高堂捧觴洗腆出締朋交揚仁樂善於我尤親深

情繼綵對酒當歌讐書角辯我昨適滇猶來祖餞聞君

驟亡驚呼愕惴悠悠蒼天報施曷外躑躅壽延淵騫運

蹇回望南溟蒼茫翠巘撫棺未由此恨難遣

南海崔夔

典編修舜

帝中堂文集卷五

球君少年時風流跌宕既長折節讀書通籍詞館嘗
見其手鈔經史成尺蓋有志於學者也性至孝事母能
得歡心待人尤肫摯友人欲置簞室者君以侍婢贈
之不索其值其豪爽如此與余交最親庚辰出京同遊
西湖款洽竟月余在京屢以飲食擾君君不以爲忤也
余赴滇君猶出郊祖餞抵任僅三月而君訃至矣車過
腹痛之約余於羣賢簪盍極盛一時岌冠垂佩濟濟師
君不能無慟焉師胡皆中壽曾少耄期苑枯榮悴冥昧難知昔登朝列
幸共攀隨始爲比翼今成孑枝瘴雲墜砌飛雨灑帷援
翰心慟撫襟淚垂何以報君焚椒奠卮又何報君敘德
述辭茫茫修門魂魄何之希君入夢庶睹容儀波長南
國日短西崑負獨無侶恍然自疑寤言擗標孰知我悲
銘以述哀泣涕漣漣

墨合銘

墨合之製古無所攷趙甌北集有云凡扈從塞上者皆以氈濡墨就營帳作書其殆墨合之權輿乎道光中詞館諸公喜以銀爲合取其經久而墨香不敗近人陳寅生所作墨合范銅爲之而刻篆隸真草花竹禽魚於蓋上尤絕技矣暇輒爲之銘

厥形肖天象橢圓也厚重爲體泯倚偏也醞釀深醇嘿以淵也用不損毫蘊德全也伴我高齋草太元也風晨月夕共周旋也嗟嗟吾之提挈汝也蓋亦有年汝堅強猶昔而吾德不加進學不能專汝如解語能勿莞然

瘞鵲銘

光緒甲申余寓宣武門外槐市斜街相傳汪雲壑先生
故宅近時則王小山侍郎發桂亦嘗寓此焉庭中有三
大槐鬱鬱森森連蔭彌畝皆數百年物夏月坐此如張
翠帷依綠芻曾不知酷暑之炎蒸也樹故有雙鵲巢其
間一曰野鴉來攫雛鵲與鬪不勝雄者飛去雌者以護
雛死焉嗟夫棲不亂羣義也庇雛以徇仁也奮爭格鬪
勇也舍命不渝貞也有是四德又可訾乎雖慧遜智禽
而憤逾義鵲矣余命童子瘞於宅之東隅并系以銘曰
象帝之先芒芒草昧孰弱而昏孰強而鷲世俗滋訛角

能還僞人既噬羣物亦憎類愍彼微禽拒強而斃腦裂
臆穿爪摧翼碎舍生蹈危有死無二壯士惆懷懦夫增
氣命奚童而瘞之俾安魂於九地嗚呼噫嘻吾奚獨眷
惜此一物兮亦庶以激南征之將帥

陳獨漉先生像贊

并序

先生姓陳氏諱恭尹字元孝晚號獨漉子廣州順德人
明贈兵部侍郎給事中陳忠愍公邦彥之子也忠愍公
以違天弔叔作殉節田橫先生早邁國隄兼逢家難流
離瑣尾覆卵僅完懷偉元泣墓之哀抱正則懷沙之痛
以爲人之所樂者生也士之所循者義也潔其躬斯能

以蹈義汨其迹乃可以全生蹈義非欲立名乃所以植
常而扶教全生非云畏禍乃所以存祀而保宗內則鬱
憤以含悲外則委蛇而遜行皎皎烈烈元鶴比潔優優
游游神螭與儔皦日照不釋其哀濁水污不濡其質詩
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在
斯人歟夙擅詩歌託根忠孝怨甚於小弁之什慘同於
大招之篇有若逐客牢愁謫臣悼慄窮嫠飲泣孽子屏
營勇士抗歛征人雷歎水仙嗚咽山鬼陰森冷蜩淒涼
窮猿號嘯荒憐蕭颯哀澗潺湲浚緯之以情揉之以趣鎔
鑄辟灌合爲至文質兮似謠悴兮似哭令讀者悽焉惘

焉如聞越地之吟而聽雍門之奏也時新城王阮亭崑
山徐健菴諸公雅聞其名欲相招引先生畫遯利貞賦
詩見志赤石不奪青松獨堅鄭次都漁釣是娛顧彥先
刀繩自誓高風特操莫絕莫躋晚居羊城主持壇坫名
流後輩望若登仙當時官粵者若吳留川制府興祚曹
秋岳觀察溶王礎日太守煥皆折節論交式閭致禮談
者謂先生以勝國遺黎膏肓泉石文采自炫又奚取焉
殊不知節不可苦節苦則履危性不宜乖性乖則駭俗
以先生屢羈梁獄甘作殷頑設非朝貴之揄揚疆臣之
調護幾何不馴虎口而絳鯨牙矣且嘗考古來易姓之

秋凡稱志士高人匪盡皆捐軀沈族故陶靖節晉士也
與賢守往來韓致堯唐臣也依強藩託足吳清翁樂田
園之興王浚儀應州郡之招皆峻其操而坦其懷貞其
心而晦其志如必謂介推投火申狄沈江方號完人始
名高蹈求之簡冊未或前聞嗟乎先生德行醴粹若彼
志氣貞碣如此顧猶騰笑俗流見訾下士彼潘次耕身
受譏啁陸翼王夢遭呵叱者伊何人哉伊何人哉先生
裔孫余中表也嘗出其聽劍圖見示謹作贊曰

西山餓夫西臺義士先生皜然比之無媿滅迹鏟采龍
蛇屈伸內蘊深識外苞偉文識豈我矜文豈我耀蹈海

全真棲巖引嘯黃虞何世晉魏何時託興楮墨舉魚之
悲忽入圍扉忽趨幕府豈曰噉名畏斯罪罟以貞勵俗
以智藏身先生之介先生之仁世俗悠悠妄相詆謗日
月豈踰何傷明亮我瞻遺像聊爲表微九原可作庶其
與歸

漢昭烈帝取蜀論

漢昭烈之取蜀習鑿齒蘇子瞻均嘗非之余則以爲此
不知通變之義者也溯夫朴素旣分爭攘日起彼欲矜
能於噬犬此思侵奪於蹊牛乃有陳背宋盟齊窺魯難
或築壇而偪鄒或益甲以臨韓代王聽斗而代亡莒子

求鐘而莒入秦牛甫至潛包取蜀之心晉馬方來已定
滅虞之計若此者背其信約恃彼詐諛罔思歃血之誠
第恐噬臍之悔騰譏史策見謂鄰封宜已若昭烈帝則
不然始其泝漢江踰蜀徼旌旗照野戈甲凌空勢不難
卷旆潛趨銜枚徑度扼吭拊背擊實擣虛效橫船臨晉
之謀爲據粟敖倉之勢刈琅琊之稻則儲偁斯豐收晉
陽之蒿則資裝自給薄其城下頓我孤軍誓破釜以無
還擬援枹而直進藩籬盡撤圖籍全歸而顧計不出此
者於以知昭烈之義也旣乃聘勞交承涪關共會推心
置腹薜茆爲權勢不難復壁藏兵轅門伏弩奉檠毛遂

方擬訂盟舞劔項莊遽行掩擊密衷楚甲先擲越矛取
之者如咋豚擒之者如刺虎魏印旣執軍中自爾驚疑
宋義已誅麾下當無枝梧而復計不出此者於以知昭
烈之仁也迨至鄭息之違言屢構秦荆之結好已渝反
水者無望於復收焚林者方虞於見及然後桓桓赳赳
正堂堂揚旌白帝之倉刷馬青神之渡堅陣未下先
射矢於聊城險地必爭儼懸軍於闕與始平繇雒繼克
咸都赦其吠狗之辜免厥牽羊之禮周來毋野歌舞爭
迎漢克關中拊循悉定璋負昭烈昭烈曷嘗負璋也哉
且夫逐鹿林中捷足者獲鬪雞市上先鳴者興益州控

制秦涼毗連沔漢巫山夔峽犖确難躋賔叟巴兵驍雄
善戰加以富踰金穴侈匹銅陵山連采礦之場家設煮
鹽之井路通笮馬咸誇貨殖之雄野種蹲鴟頗擅耕鋤
之利彼劉璋者智同鷓膽質類羊皮萌帝制之私心等
尸居之餘氣郭公好善終巽懦以無成梁伯疲民久怨
容之迭起形同魯削兆著曹亡一旦艫舳東來戈矛北
至浮鬣亂濟拔幟先登不見併於孫吳卽見吞於曹魏
已耳設使昭烈而永脩舊好甘作寓公不從竈上以騷
除翻向鑪邊而就煖黎侯寄衛每歎式微惠施尊齊但
崇美號勢必至虛名坐擁掣肘多虞竟同跋扈之狼有

類流離之鳥徐偃行仁而國破宋襄守義而師穢有不
進退無歸覆亡自蹈也耶況乎事久變生嫌疑易起或
怒移於見蠮或讒構於營蠅甫爲擇木之棲旋見飴糠
之及涪中尺鯉詎足相容穴裏孤雛無難驟去備不圖
璋璋必圖備吾恐兩川三峽必非昭烈所能久居明矣
嗟夫廓宏大之謨者不必盡拘乎小信也識權宜之用
者無容過泥乎迂談也是以龍顏覆楚不思訂約於侯
生烏喙沼吳詎憶行成於伯嚭逆取順守從昔有之不
然以昭烈之卓義風高濤標霜皎始則卻陶謙之讓位
繼則辭劉表之託孤顧從垂暮之年翻作愆盟之舉毋

亦以弱齡起事思奮雄飛耄歲圖成冀營兔窟眷茲利器勿以假人常則同筆路之啟疆變則效丸泥之保險其審幾觀變夫豈得云鳳德之已衰乎抑又聞之璋在蜀中孱弱無能紀綱不立覬覦神器如魏豹之納薄姬信奉妖巫若笮融之崇釋氏權嬖同於虎目刑章甚於牛毛卒之內袒請降遐荒被徒甬東迫隘暫且偷存野井淒涼誰爲弔唁委餘生於蔘蟻招怨魄於啼鶻雖曰弱肉強食事勢必然而究之昏暗貽殃璋亦正不能無罪也

宋太宗論

嘗讀史至開寶之際未嘗不嘆有宋之業實太宗成之而藝祖不善於其始太宗不善於其終遂至讓德不彰令名幾敗爲可惜也慨自唐季不綱皇輿失御天街星鬪海水塵揚九衢交訪璽之雄四海痛焚林之酷藝祖以雄才大略應天順人英謀若劉裕眾望則異蕭王篡志類楊堅起兵則殊魏祖方陳橋之初變也非有赤符之兆非有丹穴之求金像鑄而長樂不知法駕來而豫章遽恐其倡謀擁戴者實太宗耳人謂諸樊讓位俾季札之紹封而吾謂更始成君實伯升之創議也旣乃削平禍亂龕靜寰區眷此鴻基特傳太弟夫邛郵道上致

憾淮南元武闕前且謀息隱藝祖雖賢遽能疏嫡嗣於
桐封捐萬乘於苴芥也哉徒以其勳在王室家有長君
國仍臨海詔陳頊而御宸元改太康命齊攸而踐祚度
梟雄之難御托禪讓之美名冀將長廣之遞封仍可與
夷之代立夫天下者本得之於太宗卽不當復私之於
愛子也昔者吳帝改元不聞詔紹奉而承討逆晉元踐
阼曷嘗令丕奕而繼陽陵爲藝祖者謂宜顯示以殷人
世及之誼明諭以朱虛迎立之勳詔廷美等各守宗藩
勿窺神器分定則名稱難假勢疏則猜忌不生卽或燕
旦生心永璘構釁召卞忌而占夢託顏忠而造符麾幡

迎江夏之輿鎧仗積邵陵之第而漢高定約孰敢依違
周室展親斷無絕類尙不至煎其更急庇藟相圖雖勝
詭之倫或猶構煽而鄙桂之輩無俟翦除矣不此之務
而乃徇椒房之命昧宗社之圖忘雌弱於孤雛尙鍾情
於舐犢豈不以菟裘任築已安魯隱之心犧尾難甘必
絕子朝之亂殊不知天下大器也軍國重任也吐珠於
澤誰能不含走兔於街誰能不逐肉羶則蟻聚餌厚則
魚來此卽使岐薛孔懷間平好學輸縑助國置醴延賓
猶恐逢赤衣而捕咸陽惡黑漆而誅上黨況廷美則素
懷缺望德昭則事涉危疑知長沙之果怨清貧慮安德

之密相推戴丁楊舊客易構黨援臧魯外藩非無煽惑
倘宏大度勿念前愆薙草者雖尙留根弛糠者終虞及
禍小則登臺盼望將同馮翊之愁思大則入闕覬覦弁
覓咸康之舊事旣勢權之近偪奚猜酷以相容也或猶
以爲太祖詒謀未善愛子託人苟定春坊必無禍釁豈
知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假令其少主御朝強
藩擅命比延坐輦恥共趨承方底飛書潛相煽誘正恐
檻羊未困穴虎先逃外蛇鬪而內蛇傷大馬死而小馬
餓曠林之日月各主參辰吐谷之風沙互開部曲爲太
宗者其必不肖青衣遠徙白直蒙徵任慕容璉之更名

同宇文適之繫戮也明矣獨惜其智任雄猜言多忌刻
忘蔣山之誓濫遠泉之誅始安死而慘甚投牀廬陵亡
而喜爲破屣致使闔門冰炭骨肉相屠愴任城之第崩
幸蘭陵之面腫較之梁皇列仗聞四鳥以哀鳴齊帝燒
香食羣龍而罔算者殆有甚焉是知築牆者正其基振
裘者挈其領古之王者立子以貴立嫡以長重孟侯之
位嚴齒路之誅居龍樓而緝典詣虎闈以觀禮晨晷遠
饋豈煩魏擊之封元鳥高謀必定戾園之嗣不幸而國
無與主運極道消上嬖平陽卽當紹統近同相旦亦可
傳賢惟副貳之早成庶維持之各得而不然者魏文爭

國公讌賡詩衛武弑兄賓筵悔過在太宗母亦激於發
矢之機而始蹈其竊鈎之智者歟嗟乎中山聞樂之對
異代聽而傾心黃臺摘瓜之詞當宁聆而感泣與人家
國自昔爲難彼夫野史流傳稗官載記幹離身後慘遺
骨於青城趙相生前見火牌於朱字截宮中之金斧飛
壇上之綠章雖曰委談巷議半屬無稽然非藝祖不善
於詒謀有以致斯舛戾也哉

受業子壻陳慶蘇校字